

朝花夕拾

喜画牵牛花

聂鑫森



几十年来,我读书写作之余,解乏的主要方式是写毛笔字和画国画,故自称为书画票友。画画又钟情于花鸟画,胡涂乱抹,无非是自娱自乐。人人老境,常画的居然是牵牛花。

牵牛花不是名花,平平凡凡,夏秋之间随处可见,其色有红、紫、蓝、白几种,其形如朝天而吹的喇叭,故又称之为喇叭花。牵牛花朝开而暮收,到第二天早晨,又有许多花苞迎日而绽放。个体生命的消殒,无碍群体生命的辉煌呈现,让人感动并生发敬意。

牵牛花可以家种,从野外连根挖来,安排几根竹棍或是一段篱笆,引藤而上,花便开得满架都是,在乡下这是常见的景致。我在画上便题诗为:“唤起篱笆喊醒霞,喇叭声绕竹篱笆。天香国色洛阳贵,君在寻常百姓家。”洛阳牡丹艳甲天下,姚红魏紫视为国色天香,可寻常人家如何消受这份高贵?而牵牛花,才是最具草根情怀的,它懂得感恩主人扶持的美意,报之以破晓而开,似有金属之声进出。

野外的牵牛花,无人供以篱笆、花架,它亦无怨无悔,自强不息,不避乱石、荆棘满地爬行,甘于忍辱负重,藤上的花朵挺身而出,俨然是不忘初心的吹号者,吹出满天的霞光。

出自湖南湘潭农家的齐白石,就特别爱画牵牛花,以寄托他一腔稠酳的乡愁,引发他许多绮丽的记忆。牵牛花的“牵牛”二字,让他想起天上的牵牛星,想起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,进而想起他的青春往事。他在画上曾题这样的两句诗:“用汝牵牛鹄桥过,那时双鬓却无霜。”

到了晚年,齐白石喜欢画称之为“老少年”的雁来红,喜欢画秋霜红叶,还喜欢画牵牛花,为的是鼓励自己焕发生命的活力,与时间抗争,乐观向上。他题画的诗曰:“夏秋开花,东风长藤。可怨西风,莫忘春恩。”意思是说牵牛花虽有西风暮秋之叹,但深根还在,不忘春恩,明春又会变得生机勃勃。

牵牛花,是充满朝气的花,又是寓意美丽爱情的花!

早些日子,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友,丧偶独居多年,又不想去麻烦已成家的儿女。他将老房子重新装修,嘱我画一幅牵牛花以便悬之于壁。画好后,我题了一首诗:“连理忽成一茎孤,儿孙虽孝爱单居。夏秋花发溪桥畔,可有红娘牵线乎?”意在祝福他找个好老伴,重开爱情之花,欢欢喜喜度过夕阳红的好岁月。

齐白石画牵牛花,以墨画叶,花则为猩红色,是他晚年创格“红花墨叶”的经典画法。我想象他在画火红的牵牛花时,为的是“猩红不惜倾升斗,也叫鬓白染醉霞”,何等的精神!

心灵小品

那些路

夏生荷

人的一生,会与许多条路相识、相熟,然后别离。能真正与我们相伴一生的路,其实并不多。

比如,我们儿时无数次走过的故乡田野上的小路,一旦我们长大离开故乡后,再走它的机会就极少了。

人的一生,要走很多条路,有的崎岖坎坷,有的坑坑洼洼,有的平坦宽阔……但只要有路可走,便是人生的幸事,当心怀感恩,如果路还很平坦,那就是大幸了。

在路上,有人独行,有人结伴,各走各的路,各到各的目的地。

人是需要不断上路的,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阶段,需要走不同的路。布满荆棘的小路也好,溢满阳光的康庄大道也罢,只要走下去,或多或少都能收获果实。

因为走过的那些路,往往不会薄待你。

拍 照

静 水

跟上海来的朋友小高登华山,在题有“金庸论剑”的巨石前,小高看着眼熟,顿生侠义之气,也想花拳绣腿地比划一番。

说好了拍照一张30元钱,摄影师就拉扯着小高举剑的手臂,比划着腿脚的屈伸,让她摆出理想的pose——一张,ok了。摄影师又给她设计了几个动作,继续拍照。

我赶忙使眼色拉开了她:已经四张了,摄影师都洗出来,你能不掏钱买吗?在我的提醒下,小高恍然大悟,直拍脑门说自己蒙了。

“过来看看,你要哪张?”摄影师笑着冲我们打着招呼,“多拍几张,挑好的洗。”

你的心有多净,你眼前的世界就有多净。

灯下读史

雅乐与俗乐

泽 川

雅乐指古代帝王祭祀天地、祖先及朝贺、宴享等大典时所用的乐舞。周代雅乐指的是“六舞”(云门、咸池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,前四种属文舞,后两种属武舞)。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这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,认为它的音乐“中正和平”,歌词“典雅纯正”,故谓之“雅乐”。“雅乐”作为统治者制定的典礼乐舞,归根到底,几乎都来自民间音乐,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内容和情调而已。

俗乐是古代各种民间音乐的泛称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琴曲《梅花三弄》、琵琶曲《霓裳曲》,丝竹曲《春江花月夜》等,另外还有大量的寺院音乐、各地各种乐曲,其中不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。古代宫廷宴会中所用的俗乐,称为“燕乐”。

雪泥鸿爪

故乡的海棠树

窦毅华

意中,一簇簇粉红色的海棠花,便也从含着般的花蕾中,竞相绽放开来。绽放的海棠花有着淡淡花晕,花瓣密密地围拢在一起,核桃般大小,簇拥着细细的花蕊,鹅黄色花蕊在花瓣的细心呵护下,开始慢慢地孕育出小小的青色的果实。站在窑前方砖铺就的平台上,深深地呼吸一下,就会有满满的清香,直抵肺腑,使人心旷神怡。

在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,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,就将满树的海棠花,吹落在院子当中,给地面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织锦,留在枝头的却是满树的一簇簇的小青果,在夏日的阳光下,晶莹剔透折射出嫩绿的光。

盛夏季节,院中的海棠树茂密地浓绿起来。青果沐浴着热烈的阳光,开始由涩到酸地成熟起来,一簇簇地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之间。茂密的枝叶织成一个



大大的树伞,给偌大的院子留下一片清凉的世界,也成了我在炎热的季节里恣意驰骋的快乐天地。中午时分,当奶奶午睡时,我会拿着一枝有许多斑点的“湘竹”竹竿当作竹马,围着海棠树奔跑,嘴里不停地“驾,驾”呼喊着。

秋天来了,院中的海棠树也呈现出一年中最为丰硕的时刻。当各种树木枝叶已经泛黄、逐渐凋零时,院中的海棠树仍然枝叶繁茂,绿意盎然。这个季节的海棠果,个头小小的,一束束地簇拥在一起,在秋风的吹拂下,由青到黄,由黄到

浅黄,在秋日照射下,有的浅黄色的海棠果,会泛起一层淡淡的粉红色的光晕,浅浅的,似有还无,一如春天的海棠花。

这个时候的海棠果是可以吃的,但不可以多吃。站在海棠树下,拿个竹竿,轻轻敲击看准的海棠果,果实就会落下来,捡起稍稍用水冲洗一下,就可以吃了。涩到嘴里海棠果是绵绵的,酸大于甜,烈大于甜。

冬季里,院中的海棠树显得寂寥、萧条了许多,金黄色的树叶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,一片片凋零。零零星星挂在树枝上的小黄果,在风中摆来摆去,摇曳着,做着最后的坚持。但这种寂寥中的宁静会随着冬季第一场雪的到来重新热闹起来。一夜的初雪,将院子覆盖得白茫茫一片。院中的海棠树枝杈也被雪花遮盖,留下的只有粗壮的树干显出灰青色的光泽,勾勒出如国画中的淡黑色的线条,合成了一幅浓淡相宜的雪景图。

故乡的海棠树,四季变换,给老家院子带来了不同的风景。在这棵历经400多年沧桑而仍然枝繁叶茂的海棠树下,我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。那些时光,如浸泡在显影液中的相片,随着时间的流逝,愈加清晰起来。